



守候为你

命运的枷锁，伴随着愧疚千年的情感，在另一个时空中，演绎着一出巾帼女子缔造繁华盛世的乱世篇章！

萧吟风◎著



肖月霞主编

布衣文丛^①

守为 候你

萧吟风◎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你守候/萧吟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12

(布衣文丛/肖月霞主编)

ISBN 978-7-5108-0760-2

I. ①为…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7309 号

布衣文丛

作 者 肖月霞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85
字 数 12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760-2
定 价 150.00 元(全六册)

目 录

【卷一：传承印记】	1
【乱世泓央】	126
【第一女皇】	175

【卷一：传承印记】





安月央静静地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低头枕着手臂，垂着眼眸，望着脚下不断击打着礁石的浪花，回想着过往的十九个岁月。

在她三岁的那年，父母便因车祸去世，自那时起，她便一直由喜欢研究古代文学的爷爷抚养长大。

小时的爷爷，总喜欢让她练习毛笔字，无论是诗词歌赋，又或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甚至连所谓的治国之道也列在其中，她甚至不知学这些有何用处。

然而，每当看着爷爷望着自己欣慰的眼神，她便不忍剥夺他唯一的寄托。或许，她活着就是为了成为别人的寄托。

这样的生活，眨眼间就过去了十九年。年迈的爷爷终究也同父母一般，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她以及一栋古朴的老房子。

就在昨日中午十二点时，张律师来到家中，将爷爷唯一的遗物，送到了她的手中。

那是一颗中间凝结出一团火焰形态的琥珀吊坠。传闻，这颗天然琥珀，在它成型之时，不知为何凝结出一团红色火焰的中心。这颗琥珀，距今已经有千年历史，当初花费昂贵的金钱，将它买回的爷爷，称呼它为“焰珀”。

收到这份遗物的那刻，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平静地握着它，便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那时，她甚至不记得张律师说了些什么？随即目送他离去的身影。

也正因为这颗焰珀，昨夜她竟然第一次失眠。望着初升的太阳，她的心中随之涌起了看海的欲望。于是，她驾车来到了海边，一直坐在这块礁石之上，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三个小时。

任由海风轻轻地抚过她的脸颊，卷起两旁垂落的发丝，安月央缓缓起身，随手取出了挂在颈项处的焰珀，将它高举头顶，透着琥珀，望着天空的烈日。

刺眼的阳光透着琥珀内的火焰，闪烁着艳红的色泽，恍惚间，如同见到焰珀内的火焰，在那刻复活般，轻轻的跳动着，如同置身幻境之中。

不知为何，望着手中的焰珀，她总会有种错觉，似乎这块焰珀在很久很久以前便是属于她，冥冥中，在她与它之间早已存在着某种牵扯不断的羁绊。

她不禁有些茫然。

就在她茫然的那刻，原本晴朗的天空，却突兀的出现一片乌云，眼看着暴雨即将来临，安月央不得不起身拾起凉鞋，准备离去。

低头穿上礁石旁的鞋子，却不料，原本稳稳的吊挂在胸前的焰珀却忽然掉落，在礁石上跳动了两下，随之滚落下方突然平静的海面上。

脑海中还来不及思量，身体便已先行飞身扑向了焰珀所在。飞扑而出的身子在握住焰珀的那瞬间，身子也随之落向了大海。

仰起的脸，只看得见水面上闪动的亮光，耳边静的可怕。

没想到，自小就学不会游泳的她，今日会死在海中，难道，这便是她的命？

死了也好，或许死后，她便不会活得如此辛苦，也再也无须承受着别人对她的期待。

口中缓缓吐出一口口浊气后，涌入口中那咸涩的海水味道，不断刺激着她的喉腔，意识也随之渐渐迷离。挣扎早已停止，怀中是紧紧握在手心中的焰珀，安月央的脸上却在此时漾着一丝解脱的笑容，缓缓闭上了双眼。

.....

雪，飘飘洒洒，染白了红缨树的枝头，散落了那满枝头嫣红的花瓣。

沉埋的红缨花瓣，垂落的青松枝头，还有那吊挂在绿瓦下的一条条晶莹的冰锥。

飘雪的炎都，空气中弥漫着紫皇花的独特香味。花香从皇宫，一直飘向宫外，笼罩了整个央都的上空，飘入城内每个人的鼻尖，昭示着某件大事即将发生。只因，这香味，乃是专属于当今天子，而香味的弥漫，却预示着一位皇者即将陨落。

炎都内，所有的臣民们，均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望向了皇宫的方向，随后缓缓跪在地上，垂首祈求着天佑我主的共同心愿。

而皇宫之内，紫霄宫中，三位皇子则一同围绕在月鸿儒的身旁，静候着他即将宣布的事情。

月鸿儒靠着软枕，脸色却一片苍白，今年五十几岁的他，早已被国事与家事弄得心力交瘁。就在今日卯时，在他呕出一摊鲜血后，他便已预料到自己的时日无多。

心头始终压着一件事情，那便是皇位的继承人。

三个儿子身上都不曾出现继承人应有的月牙印记。唯一能够确定谁才是下一任的皇位继承者，便只能寄托在他死去之后，帝火的抉择。

当他死去之后，也会化作皇城内另一株紫皇花时，而下一任的仙君，也将现身辅佐未来的皇者。月炎国的未来到底如何，一切唯有交给上天决定。

紫鸿儒浑浊的老眼一一扫过三位儿子，心中不禁滋味万千。

大儿子紫逸轩，自小崇武，心性直爽好战，如若生在将军家，定是一代名将。

二儿子紫佚名，虽是文武双全，却心机太深，野心太大，一旦登基称帝，恐将战祸连连，弄得民不聊生。

至于自己这位小儿子紫钦琊，生性淡泊名利，虽有渊博学识，却无心帝位。

三个儿子，到底谁才是真命天子，紫鸿儒唯有交给天定。相信冥冥中，自有天定！是福是祸，他已无力挽回，只希望上苍垂怜，莫要让月炎国的大好河山，在他手中毁去。



布衣文丛

月鸿儒眨了眨眼，苍老虚弱的声音随之响起，“逸轩，佚名，钦琊，父皇走后，无论谁为皇者，希望你们能够放弃前嫌，同心协力辅佐新帝治理天下。”

三位皇子望着眼前的父亲，缓缓点了点头，心中却各有打算。

“如此甚好。父皇死后，下任仙君便会出现，辅佐新帝。希望你们兄弟齐心，为月炎国带来千年前的盛……世……繁……华……”紫鸿儒唇角含着一抹期望，最终还是闭上了他的双眼。

随着紫鸿儒生命的消逝，一朵紫红色的火焰缓缓从他身体内升起，一分为三。

三朵火花，化作三种形态，一为紫皇花，二为弯月，三为烈焰。当紫皇花火焰盛开的瞬间，苍茫的天空中，突然显现七颗闪烁着紫光的星辰，在那瞬间连成一条线，随之陨落了一颗紫色的流星。

紫星的突兀出现，引动了弯月与烈焰的那两团火焰，只是眨眼间，紫霄宫内剩下的唯有紫鸿儒灵魂化作的紫皇花渐渐消散在空中。

望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诡异现象，三人均露出不同的表情。紫逸轩的茫然，紫佚名的沉默，还有紫钦琊的淡笑不语。

尽管如此，三人亦清楚地明白，月炎国的皇位继承人，恐将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员。

只见三人一同走到了紫霄宫外，仰望苍茫天际，入眼却是七颗星辰连成一线，闪烁着紫色的光芒。三人的脑海中均闪过一段千年前的预言。

七星连珠，紫星落尘；

天定皇命，印记传承；

紫星皇者，必将缔造盛世繁华。

片刻之后，只见紫逸轩拍了拍大掌，一双虎目跳动着好战的火焰，咧嘴一笑，“看来，我又有事情可以做了。”说完，便见他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紫霄宫。

反观一旁的紫佚名，却始终盯着天际的七星，沉默不语。唯有紫钦琊浅浅一笑，带着一种了然于胸的眼神，望着他，淡然地说道：“二哥，我早说过，这个皇位不属于我们，你又何必过于执著。倒不如，像我这般，活得潇洒自在，岂不快哉？”

紫佚名回身凝望着紫钦琊，嘴角微扬，挂着一丝没有温度的笑容，轻声说道：“三弟，即便不是帝君，亦能掌控天下。”

“或许吧！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我注定无法同路，只希望你的选择没错。”紫钦琊淡然一笑，不再多言，随之缓缓步出紫霄宫，独留下紫佚名一脸深思地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

昏暗的木屋内，一位老者端着木碗，颤巍巍地走到床边，扶起了床上唯有十二岁的孙女，忍着老泪，看着孙女早已溃烂发臭的身子，小心翼翼的让她枕在他的胸前，将漾着墨色药汁的碗，缓缓递到她的唇边，颤着声音哄道：“娃，喝了就不难受了。”

只见娃娃微微睁开那双浑浊不清的双眸，却努力维持着淡淡的笑容，虚弱地说道：“爷爷，我好难受，好痛。”

“不怕，喝了药，你就再也不痛，也不会受着如此折磨了。”老人哽咽着声音，最终没忍住，滴落了眼中的泪水。

“嗯，我会乖乖吃药，爷爷不哭，不哭。”女娃伸手拭净老人眼角的泪滴，随即张口忍着反胃的恶心想，一口口饮下那碗如同墨般漆黑的药汁，直至碗底不再存留一滴药汁，方才仰着小脸，望着老人轻声地说道：“爷爷，娃娃困了，先睡会，爷爷不许……偷偷……的……哭……哦……”

“娃娃不怕，爷爷会来陪你，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老人颤抖着双手，紧紧地抱着再也没了动静的小娃娃，随即从怀中掏出一包粉末，抖着手倒入口中。

……

身体炙热如火，仿佛要将她焚烧殆尽。干涩的喉咙如火燎般难受，她最终是在一阵难受的炙热中醒来。昏迷之前，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掉落海中，却不知为何此刻反而置身火海。

想要起身，却感觉到自己的手，正被一双干枯而冰冷的大掌紧握其中，顺着大掌望去，那是一张漾着满足笑容的老人。

那笑容中的满足，以及忽然变小的手掌，均告诉她，此刻的她便是遭遇了那所谓的穿越，而且，还是令人费解的灵魂穿越。

安月央掰开了老者紧握的手掌，想要起身，却意外的碰到一块冰冷的东西，尽是爷爷唯一留给她的焰珀。

安月央甚至不曾疑惑焰珀为何出现在此，反而伸手将它握在手中，随即塞入怀中。望着屋外不断燃烧的火焰，开始窜入这小小的房间，甚至于不小心点燃了她的衣衫。

安月央迅速趴在地上，翻滚着，将身上的火苗扑灭。然而，早已笼罩在火海中的木屋，已经无路可逃。

难道，刚脱离水淹，却又要葬身火海？

安月央不由苦笑一声，或许，连上天都不希望她死得那么轻松。

正当她将要放弃之时，手中的焰珀却忽然闪烁着紫色光芒，迷花了她的双眼。

微微眯起的双眼，望着透过掌心漂浮在半空中的焰珀，不知何时，它的身边多了两团火焰，围绕着它，同样散发着紫色的光芒，却感觉不到炙热的气息，反而透着一股清凉。

安月央伸手触碰在焰珀之上，仿佛遭遇电击般，不但脑海中一片空白，就连眼睛所见之物也化作一团紫光。

待到紫光消失之际，睁眼撞上的却是一双没有温度的双眸。一道黑影，逐渐在火光中显露，还未看清他的模样，却已经感受到他全身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气息。

那道身影逐渐透着火光，渐渐显露出他的身影。

他如同来自寒冰之地的精灵，令人仅仅是望着他，都能感觉到刺骨的寒冷。

他的眸，如火般赤红，却感觉不到一丝温度；他的唇，嫣红而单薄，总是维持着一个僵硬的弧度。

即便如此，她亦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拥有着令人着迷的外表，还有令人如同置身南极的冰冷。



布衣文丛

安月央慌忙按住了微微颤抖的左手，一脸警惕的望着眼前突然出现的男子，沉默不语。

月紫淙的视线微微扫过眼前这位印记传承的主人，未曾想过，自己将会辅佐一个女人统治江山。

只见他的视线，淡淡地扫过安月央身上，清楚地感受到来自她的戒备，不禁露出一个浅而冰冷的笑容。

“我是来接你的。”一如他给人的感觉般，就连说话的声音，亦令人感觉到冰冷彻骨的寒意。

“你是谁？”安月央虽知继续留在此处，对自己绝没好处，却忍不住提防着眼前的男子。只因为他给她的感觉，是如此的危险，危险到令她甚至不得不考虑是否随他离开。

“一个不会害你的人。”他的回答简洁明了，却奇迹般的令她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只见他缓缓走到她的跟前，伸出双手，抱起她瘦小的身子。

紧贴在—起的皮肤，隔着几层布料，清晰地感觉到来自他的冰冷体温。

安月央垂着头，将手抵在他的胸膛上，感觉着他的脚步正一步步朝着火海中走去。她想闭上双眼，却又倔强的不想输给胆怯。

一道刺眼的光华，迷花了她的双眼，当她恢复视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此时，正身处一片树林之中，耳边不时地传来森林中，属于狼群的嗷叫声。

“怕吗？”他淡淡地问道。

安月央摇着头，“不怕。”就连死亡她都曾经历过两次，仅仅只是狼嗥声，又怎能令她胆怯。

望着她如此淡定的表现，男子随即满意地点点头，随即说道：“我的名字叫做月紫淙。从今日起，也将是你的师父。从今往后，你随着我学习武技，直至你能够接下我三招为止。”

她不懂月紫淙为何会突然出现，将她救出火海。

更不明白，为何火光冲天的木屋，在他踏出之后，出现的却是眼前这片茂密的森林。

最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却是他收她为徒的用心。

尽管心头有许多的疑问，终究敌不过他眼中的认真。

就是这双绝不容许别人拒绝的眼眸，令她深刻地明白，无论如何，都不要质疑他的决定。虽然她不知质疑后，会有如何的结果，但是，直觉却警告着她，千万不要冒险。

“随我来。”无须过多的解释，他只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切。月紫淙转身走在前头，无奈的安月央，唯有忍着身上的痛楚，缓缓地跟上。

这是一间精致的木屋，有着五个房间，三个书房，一个偌大的厨房，以及宽阔的练武之地。

她的房间，在走廊的最后一间，打开房门后，入眼是空荡荡的墙壁，还有那窗边一

览无遗的窄小的木床。

月紫淙随手指向床底,示意她换洗的衣物均在床底,而浴室就在她廊道出口处,交代这些后,他却早已离去,留下她一人,艰难的翻找着换洗衣物。

当她拖着快要散架的身子来到浴池旁时,汗水早已打湿了后背,传来剧烈的刺痛感。

此刻的她,只想褪去这一身发臭的衣服,却无奈地发现,身上的伤口,不知何时,早与布料紧紧黏在一起,只是轻微的扯动,便会传来揪心的痛楚。

待得她完全褪下身上的衣裳时,才发现,光洁的地上,早已被染成条条红痕,而自己身上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皮肤,剩下的,仅是裸露的血肉。

紧咬的牙关,她试着让自己能够够到池中的水,可以清洗一下溢血的伤口,却不料,仅仅只是一步的移动,都能令她苍白了脸颊。

因为失血过多的缘故,她只觉得天地似乎在瞬间拉近,晃动的身子,直直的朝着水池倒去,随后发出噗通的落水声。

池水刺激着裂开的伤口,或许是早已痛得麻木,此时的她,却已感觉不到痛。她只能僵直了身子,无能为力的睁着一双眼,感受着身子逐渐的沉入池底。

恍惚间,透着清澈的池水,她竟然看见了月紫淙冷着一张脸,恼怒的眼神此刻正与水中的她对视着。他的手,还是如此的冰冷,即便在浴池中,依旧能够感觉到他的冰冷温度。感受着他逐渐收拢的手臂,抱住了她的身子,随后破水而出。

“咳咳……”安月央不断地咳嗽着,不断地吐出胸腔内的积水,却遗忘了此刻的自己,竟然是赤身裸体的躺在他的怀中。

脸颊不经意的染上一抹红晕,即便深知此刻的躯体,还仅是一个发育不全甚至满身伤痕,仅有十二岁的小女孩。

只见她慌忙遮挡住身体的重要部位,随即将脸埋入他的怀中,不愿抬头被他发现自己羞红的脸颊。

月紫淙的视线略微扫过眼前这具发育不全,却遍布伤痕的娇小身躯,微微皱起了眉头。轻轻地将她放在池边的石板上,随后从水中站了起来,抖了抖身子,便恢复了一身干爽。

安月央此刻丝毫无法动弹,只是那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石板之上,直至去而复返的月紫淙手中拿着一个药箱,出现在浴池旁。

他双脚盘坐在地上,一边清洗着她身上的伤口,一边温柔的上着药。

冰冷的手指总是一次次划过她的背,令她不由得绷紧了身子。僵直的大腿,在他一轻一重的按摩下,缓缓恢复了知觉。

当一切都处理完毕之后,她的脸早已如同熟透的西红柿般,通红一片。到后来,唯有任他取来一条光滑的布巾,将她包裹其中,抱着她瘦小的身子,回到了她的房间。

“好好休息,其他事情交于我便可。”低而温柔的嗓音,贴着她的耳畔,伴随着他呼出的气息,缓缓从他口中说出。

曾经以为,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除了爷爷,便不会有人如此关心自己。没想到,这个一度令自己以为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却是第一个给自己感动的人。



布衣文丛

安月央躺在静静的房间内，抬头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暖暖的。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她都在自己的房间度过。

每日的黄昏时分，月紫淙都会来到她的房间，为她检查伤口以及敷药。经过一个星期的调理和治疗，原本惨不忍睹的肌肤，早已痊愈，甚至不曾留下一丝疤痕。

今日，月紫淙约她到练武场见面，说是有事宣布。于是，安月央带着愉快的心情踏入了练武场。

刚踏入门扉之时，安月央便看见月紫淙背对着她，站在场地的彼端。整个练武场内，摆着一排长短不一的剑。

“月紫淙，我……”

“从今往后，你只能称呼我为师父。”月紫淙打断了安月央的话语，随即缓缓转身望着她，接着说道：“今日起，你将在此习练剑法，为期三年。让你来此是为了让你先选择一把适合自己的剑。待会，我将替你打通经脉，为你以后习武打下基础。”

“可是……”安月央并不想学习武功，面对打打杀杀的事情，她一直以来就很反感。

“你没得选择！”面对月紫淙强硬的口吻，安月央心知没有挽回的余地，最终只能随便挑了一把重量适宜的剑，回到了月紫淙的身旁。

月紫淙望了眼安月央所选之剑，只是轻‘嗯’了一声后，随即示意她坐在地上。

随着安月央坐下之后，月紫淙缓缓抬手，双掌贴在她的后背，在她的身后盘腿而坐，履行着之前他说过的话，为她打通经脉。

……

时光匆匆，眨眼即逝。

不知不觉中，安月央已经在这处林子待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她每日都在接受着月紫淙的剑法教导。

经过三个月的练习，此时的她，已经能够初步演练这套剑法。然而，月紫淙却对她的学习速度，非常不满。

“剑走轻锋，出剑之时，绝对不可软弱温和，必须一招致命，否则一不留神，死的人会是你。”月紫淙伸手取来一旁的长剑，演练了一次，招招犀利充满杀戮。

“师父，学武强身并不需要招招致命，我觉得……”安月央不禁抒发了自己的感受。

“住口。”月紫淙放下了手中剑，一脸肃穆的望着安月央，“无法达到招招致命，这套剑法便无法保护你自己。或许，下一刻你便会死在对方的手中。这可并非我教你练剑的目的，所以，往后不许让我听见类似的话语。”

“可是……”安月央想再说些什么，最终却被他喝止。

“没有可是。从明日起，你不再独自一人练武，我会收回你的剑，并给你带来陪练的伙伴。从今往后，你必须用匕首，使出我教给你的破杀剑法。”说完此话后，月紫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练武场。

至于安月央，却对眼前发生的状况，深感疑惑。一直以来，认真教导自己的月紫淙，今日为何突发脾气着实令她不解。

次日卯时刚至，月紫淙便出现在安月央的房间内，收回她的剑，随手丢给她一把匕首，命她换好衣服，随在他的身后，来到了一处林子所在。

“从今往后，你的练功场所将会改在此处。至于你的陪练，则是它。”月紫淙将手微微指向不远处的草丛，淡淡地说道。

安月央顺着月紫淙所指之处望去，却不见任何异样，随即一脸不解地望向他。

“自己走过去看看。”

望着月紫淙无比认真的眼神，安月央抬脚踏向草丛所在，却被忽然发出的窸窣窸窣的声音吓了一跳。

只见她朝着那处发出声响的草丛望去，随手拨开了那处略显浓密的草丛，映入眼帘的却是两只，约莫三个月大小的狼崽。

“师父，这是两只……”

“我知道。”月紫淙打断安月央的话语，接着说道：“你今日的学习内容，便是用你手中的匕首，杀了它们。”

“我拒绝！”安月央想都不想便开口拒绝了月紫淙的安排，“它们还小，我是不会杀了它们的。”

“你真的不杀？”月紫淙那双火红色的双眸，透过树阴落在安月央的身上，随即冷冷地说道：“今日太阳落山之前，如若你不杀它们，那就由我动手。”

“不杀，就是不杀，无论等多久都一样。”面对眼前这两只小狼崽，安月央无论如何也不会残忍到杀死它们。

“很好，希望你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临走前，他的视线微微扫过那两只围绕在安月央脚边嬉戏的狼崽，眼神却冰冷至极。

原以为月紫淙不会再干涉这两只狼崽，却不料，当黄昏来临之际，他却出现在她的眼前，随手抓起了两只小狼崽。

“师父，你这是做什么？”安月央紧随在月紫淙的身后，企图讨回那两只狼崽。

而月紫淙自始至终都不曾开口说过什么，只是一直朝前走，一直走到了山林边缘处的一处山崖旁，方才停下脚步。

只见他右手遥遥一指山崖旁的大石，便可见大石上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地形成一处凹槽。随后便见他手中的狼崽随手丢入凹槽之中，方才回头望着安月央。

“你要记住，今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错。”

安月央还来不及理解月紫淙话中的含义，却见他伸手一挥，只见凹槽中的一只狼崽随之漂浮在半空中，好奇的张望着四周。

月紫淙伸手一指，嘴唇微微蠕动，安月央却突然感觉到身体，在那刻居然失去了控制权。如同牵线的木偶般，缓缓抽出了别在腰间的匕首，双脚也随之朝着狼崽的方向迈出。

“怎会这样？”安月央顿时慌了神，不禁望向月紫淙，眼神透着一丝恐惧。

“既然你不忍心杀了它们，那便由我来帮你。”月紫淙说着，嘴角却不经意泛起一丝残忍的笑容。

“不可以，我不杀，不杀。”安月央摇着头，不断地告诉自己不可以。然而，任凭她



布衣文丛

如何努力,身体却根本不受她的控制,反而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匕首。

小狼崽在半空中扑腾着四肢,一双清澈好奇的双眸,直视着她,以及那反射着阳光余晖的匕刃。

安月央咬紧唇,不断地摇着头,却见一道寒光从她眼前闪过,溅起了一片鲜红色,温热的液体喷洒在她的脸上,温温热热,散发着鲜血的味道。

一声又一声悲切的嚎叫声,声声传入她的耳中,早已模糊的视线,对上的却是小狼崽无辜的求救眼神。

“住手,快住手,我不想杀它,不想……”无论安月央如何恳求着一旁的月紫淙,他却依旧无动于衷,反而一次次控制着她的手,挥动着那把匕首,在狼崽的身上,实施着千刀万剐的酷刑。

血,一次次地喷洒在她的脸上,她的身上。

握着匕首的手,早已凝固出一层血膜,而此时,小狼崽却早已奄奄一息的漂浮在半空中,留下一具失去皮肉的躯壳,还有那骨架内微微跳动的肝脏。

安月央从来不曾想过,有朝一日,她居然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残杀一只幼小的动物,即便是被人控制,也已经超越了她的承受能力。

如若知道会是此刻的结果,她宁愿一刀杀了它,免得让它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酷刑。

小狼崽最终还是在失血过多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而她也早已失魂落魄的跌坐在地上。一旁的月紫淙依旧无动于衷的缓步走到她的身边,伸手拨开垂落在耳际的发丝,贴着她的耳边,冰冷的气息,倾吐出的依旧是冰冷的话语。

“这一切,均是拜你所赐。”

“走开!”安月央伸手推开月紫淙的身子,蜷缩着身子,将头埋入膝盖中,闷闷的呢喃着:“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月紫淙单膝跪在地上,撩起她那带着浓重血腥味的发丝,放在鼻尖闻了闻,“这便是你的命运,逃也逃不掉。”

“不,不会,这不是……”安月央捂着耳朵,不愿听见他如此残酷的解释。

这不是她的命运,不是……

“命中注定,你的一生……”月紫淙抬起右手朝着巨石方向轻轻一点,只见另外一只小狼崽从凹槽中缓缓飘向崖边,“注定危机四伏,唯有铁石心肠方能为你赢得一线生机。”一声响指之后,风中随之传来一声短促的嚎叫,湮没在夜色之中。

月紫淙的手指,轻轻滑过散落的发丝,感受中发丝中粘腻的触感,随即缓缓起身,低头望着她。

却见她只是越发的拽紧了那双沾满鲜血的手,收紧了环着双腿的手臂,身子不禁开始颤抖着。

是不甘?还是怨恨?又或者其他?

如若,你必须在这些情绪中方能认清自己的处境,那么,他便让她时刻置身于地狱,化身地狱修罗,借此保住她的命。

渐渐阴暗的天空,逐渐冰冷的温度。月紫淙转身,迎着山崖处的夜风,独留安月

央一人,缓缓地离去。

.....

圆月当空,树林内不断的传来狼群的嗷叫声。一处密林中,此刻正展开着一场生死搏斗。而那处搏斗的场地中,早已遍布了数十只狼的尸体。

安月央握着手中的匕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身上早已残破不堪的衣裳,紧贴在皮肤上,散发着血腥的味道。

手臂处的狰狞齿痕,此刻不断地涌出鲜艳的血滴。握着微微有些颤抖的右手,安月央清冷的眼神,直视着对面的三只灰狼。

“杀了它!”月紫淙坐在大树之上,有些不耐烦的命令道。

自那日,被他控制身体虐杀了那只狼崽之后,等待她的日子,便开始了不断的杀戮。

三年来,无数次的与狼搏斗,她已经数不清自己的手中,沾染了多少只狼的鲜血。唯一的记忆却总是充满血色。

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让她明白这个世界的残忍。月紫淙说的没错,想要活下去,她就必须让自己坚强。从与一只野狼的搏斗,差点死于非命,一直至此时,数十只野狼的攻击,还有还手之力。

再过三日,便是她这副躯壳及笄之时。

三年来的死里逃生,均是拜月紫淙这个师父所赐。在他的眼中,她都不知自己到底算什么。

清晨读书识字,黄昏习练剑法,到了深夜之时,却是与狼共舞死亡舞步。

三年来,他的冷酷无情浇熄了她痴傻的念头。渐渐的,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在何时开始习惯了这种充满杀戮的生活。

幸存的三只灰狼在此刻,猛然扑向她,却见她翻身,错开狼爪,随后反手一挥,划破了狼皮,让原本粘腻的身体,再度染上一层鲜红。

安月央机械式地挥舞着匕首,眼神却越来越冷,手中的动作也越来越快,直至杀死了最后一只狼后,她的眼中,依然跳动着嗜血的光芒。

轻轻地靠在一棵大树上,大口地喘息着,她手中的匕首却依旧反手握在手中。

多年来的生死一线,让她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在这片树林中,永远有着未知的危险。

正当此时,浓密的草丛中,忽然窜出的毒蛇,朝着她的颈项处急射而来。

安月央神情淡定自若,而毒蛇却已伸出了它的獠牙,猛扑而来。看似轻缓的动作,却快若闪电,她手中的匕首未等毒蛇靠近,便已划开了它的躯体,喷洒出猩红的液体。

啪嗒一声后,她面无表情地走到了月紫淙的树下,冷然的说道:“都死了。”

月紫淙俯瞰着安月央,脸上依旧如同万年冰封般,从不显露一丝情绪。只见他微微扫视过眼底的战场,随即点了点头,“嗯,回去吧。”

没有赞赏,没有责备,自从习惯了杀戮之后,他的回答,永远不会超过五个字。

安月央将匕首在狼的尸体上,擦拭几下后,随即拖着疲惫的身子,朝着木屋的方



布衣文丛

向走去。

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她靠在门上，缓缓地滑落在地上，随即侧躺在地上，静静地享受着此刻难得的平静。然而，失血过多的伤口，依旧需要处理，无奈之下，她只能单手撑着身子，来到床边，拖出了床下的药箱，取了一些金创药敷在被咬伤的手臂上。

简单的处理伤口之后，安月央随即爬上了自己的小床。无论是心或者是身体，她都觉得异常疲惫。

窗外的月光洒入空荡荡的房间内，一道人影逐渐拉长。

月紫棕缓步走到安月央的身旁，一眼扫过那条受伤的手臂，不自觉的皱起了眉头。

只见他微微弯下腰，伸出食指，轻轻点在了安月央睡梦中依旧紧蹙的眉头，随即发出一道淡金色的光芒，如同水波一般，从她的额头，开始朝外扩散着一圈圈的涟漪。

每当金光扫过之处，便可见她的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渐渐愈合着。就连她手臂上，那道原本狰狞的伤口，也渐渐地恢复了原本的形态。

当她身上的伤口逐渐痊愈之后，月紫棕随即将沉睡中的安月央抱起，举步朝着浴池的方向走去。

一年四季，始终缭绕着浓浓雾气的浴池石阶旁，此时早已摆放着一套干净的衣裳。月紫棕，熟门熟路的为安月央宽衣解带，再度将她抱在怀中，朝着池心所在之处，缓缓地走去。

他将她轻轻的置放在池心台上，让她的身子，趴在已经置放了软垫的石台上，露出安月央肩膀处一团被火焰包裹着弯月的赤红印记。只见他缓缓低下头，冰冷的唇，印在了那处印记所在，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冰霜。

随后，便见他缓缓伸手，在指尖处凝聚成一把锋利的冰刃，随之抬起自己的手，任冰刃轻轻划破他的指尖，一滴滴淡金色的液体，顺着那道伤口，缓缓滴落在安月央背上，那团月炎印记所在。

只听见一声轻微的“滋滋”声响起，那滴金色血液在她的背上，随之化作一朵金色的小花苞，逐渐的绽放着淡金色的花蕾，随后没有印记所在，如同昙花一现般，汇出一朵金色的紫皇花的图案，随即隐没在印记之中。

安月央无意识的发出一声嘤哼，身子不禁缩成一团，散发出一道道火光，烧毁了台上的软垫，也消融了池心台的边缘。

月紫棕微蹙眉头，对于印记的提前苏醒，不禁深感疑惑。即便如此，他亦只能提前施法，以免印记之火，灼伤她的躯体，带来不可挽回的残局。

只见，散发于安月央体表的火焰，逐渐提升着它的温度，灼伤着她的肌肤，随之出现一道道龟裂的痕迹。

月紫棕手捻法印，口中喃喃有词，一道道仙家法决化作飘舞在空中的一条条烟雾丝缕，围着安月央的身子渐渐的收拢，直至形成一件轻纱外衣，笼罩在她的体表。

渐渐被压制的火焰，在月紫棕的法诀之下，逐渐剥离了她的灵魂，停止了灼烧躯体的行为。至此，月紫棕方才停下手中的动作，凝眸望着她的躯体。

只见他缓步走到安月央的身边，企图将她带离此处，却不料反遭印记火焰的灼

伤。此时的他，低头望着印记的所在，才发现，这块印记此刻却已发生了变化。

原本应该是化作紫皇花的印记，此刻却依旧保持着焰中月的形态，没想到，提前
的觉醒，带来的却是噬魂的特性。

月紫淙伸手再度凝聚了一把冰刃，朝着自己的手腕一划，随即扶起安月央的身
子，让她依靠在他的胸前，方才将手腕处的伤口置放在她的唇上，任凭她大口大口的
吮吸着他的血液。

渐渐的，安月央的身子开始恢复正常的温度，而月紫淙的脸色却已经是苍白一
片。

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着为她龟裂的身体施展复原术，随后将她送回房。

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月紫淙的身子也不禁随之晃了一晃，朝着前方倒去。眼看
着就要倒地之时，一双小巧的手，适时的扶住了他。

“师兄，你没事吧？”柔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丝担忧。

月紫淙回头望着扶着自己的师妹晚星，随即微微点了点头说道：“没事。”

“没事？师兄，你明知仙家不能随便将血液渡给凡人，你却依旧这样做了。就算
她是你辅佐的帝君，你也不能……”晚星如何也不会明白，为何月紫淙会牺牲到这种
程度。

“晚星……”月紫淙喝止了晚星的话语，视线却落在安月央的身上，眼中一片清
明。

望着眼前有着一丝陌生的师兄，晚星抿紧唇，视线不禁来回于两人的身上，扶着
月紫淙身子的手，却缓缓地收紧，“我扶你回去休息。”虽心有不甘，最终却是无可奈
何。

“晚星，你可还记得噬魂印记之事？”离开安月央房间之后，月紫淙望着逐渐明亮
的天际，眼神渐渐的迷离。

“噬魂印记？”晚星不解的抬头望着月紫淙，试探地问道：“难不成，她……”

月紫淙只是轻‘嗯’一声，不再多作解释，随即在眼前画出一道光门，随之踏入其
中，消失在光门的彼端。而晚星则微微眯起双眸，望着安月央的房间所在，不言一语
的站了片刻。

或许是因为想通了，便见她朝虚空轻轻一点，也紧随月紫淙的步伐，离开了这处
林子。

……

当安月央醒来之时，已经是三日之后，也即是她这副躯壳及笄之日。

月紫淙送来了一套紫衫长裙，还有一些珠钗宝玉。今日的他，总是给她一种莫名
怪异感。尽管如此，她依旧是习惯性地
将匕首藏在了身上。

午时之际，月紫淙领着一身长裙的她，来到了那处一直被禁止踏入的树林。那是
一片参天古树密集的树林，阳光透着树叶的间隙，闪烁着迷离的光芒。

穿越树林之后，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巨大的湖泊，而在湖泊的中心处，俨然是一
处祭台。月紫淙挥手间，便看见湖泊上凝聚出一道绿色的桥梁，轻轻踏在其上，水微
微的渗透鞋底，传来冰凉的触感。